

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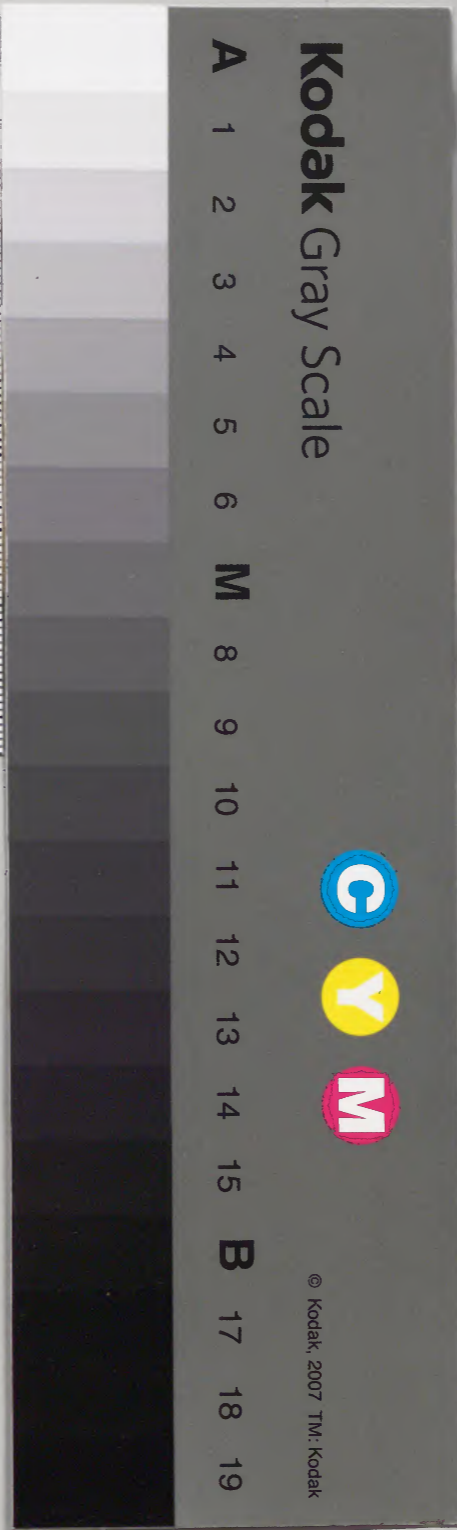
			一	漢
		二	三	書
		四	八	門
		九	九	
三	一	四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函	冊	號	類
三	一	四	九
冊	架	函	號
漢	書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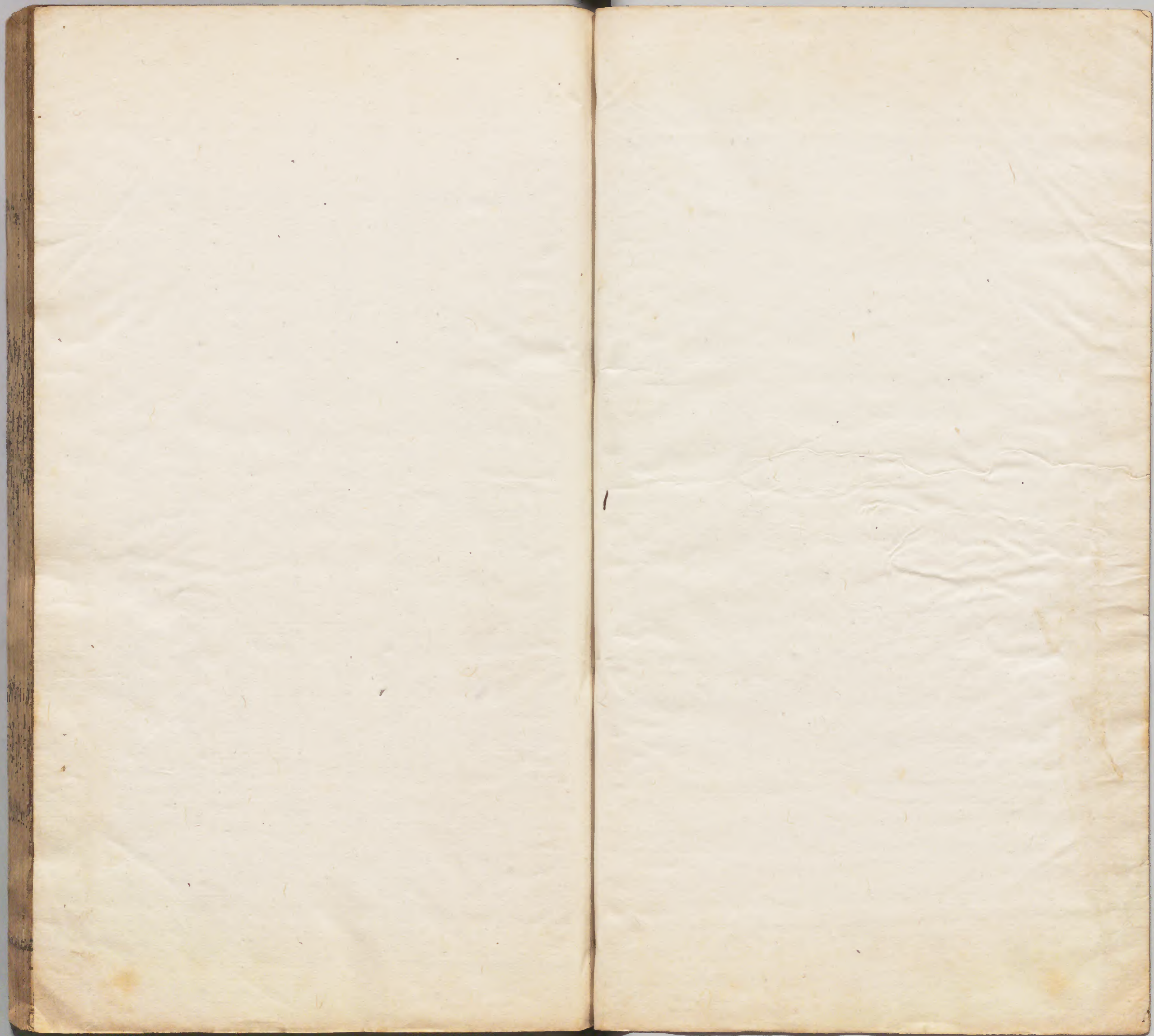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89
	冊數	30	(7)
	函號	280	85

正史百十九号

共三十本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武列傳第九

燕鳳

許謙

北史二十一

淡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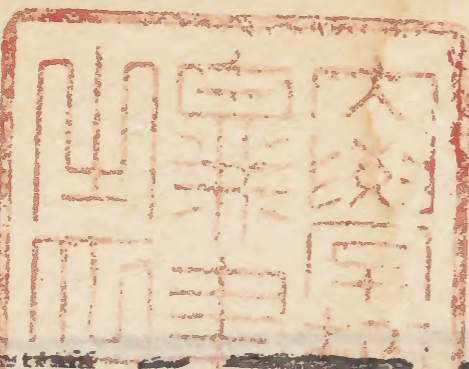
子浩

威和

淺草大庫

張袞弟恂

鄧彥海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識諸
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聘及軍國代謂城人曰
鳳不來者將屠之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後拜代
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常使符堅堅問鳳
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
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
敵強則退能并兼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伎驅馳

若飛主上雄雋率此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
推轂之若輕行速攻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
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
馬一百萬匹堅曰此言人衆則可說馬大多鳳曰雲中川
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
常大集略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遠堅厚加
贈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於苻
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冲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
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
分部為二令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能先發此禦

邊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亡國也
堅從之鳳尋東還及道武即位麻革部郎給事黃門侍郎
行臺尚書甚見器重明元世與崔宏封懿沮越等入講經
傳出議朝政太武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卒子才襲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學建國時將
家歸附昭成擢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
明帝經昭成崩後謙徙長安苻堅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
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歸登國初遂歸道武以為右司
馬與張袞等參贊初慕容寶之來寇也道武使謙告難
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來援佛嵩稽緩道武命謙為書遺

之佛高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悅賜謙爵關內侯寶敗佛高
乃還及慕容垂死謙上書勸進并州平以謙為陽曲護軍
賜爵平舒侯卒贈幽州刺史高陽公謚曰文子洛陽龍爵
明元追錄謙功以洛陽為薦門大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
皆異畝同穎太武善之進爵北地公卒謚曰恭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祖悅
仕石季龍位司徒右長史父潛仕慕容暉為黃門侍郎並
以才學稱宏少有傑出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之拔冀州虛
心禮敬拜陽平公苻朗領冀州從事出摠庶事入為賓友
眾務脩理處斷無滯苻堅聞之徵為太子舍人辭以母疾

不就左遷著作佐郎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三佐之才
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間為丁零翟釗及晉叛將
張願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
鷓雀飛沈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為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
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猶厲志篤學不以資
產為意妻子不免飢寒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棄郡走海
濱帝素聞其名遣求及至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摠機
要草創制度時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
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故
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

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
故詩云殷商之旅此其義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
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國之初改
代曰魏慕容永亦奉進魏士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斯乃
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為宜號為魏道武從
之於是稱魏及帝幸鄴歷問故事宏應對若流帝善之遂
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
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時命
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宏摠而裁之
以為永式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

令僕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
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聞益
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常引
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
之由甚合上意未嘗嘗謬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及道武季
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帝曾引宏講論
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者
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良族羨彥
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宏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
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道武崩明元未即位清

河王紹因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宏獨不受紹財
長孫嵩以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循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
法者令宏與宜都公穆觀等案之帝稱其平當又詔宏與
長孫嵩等朝堂決刑獄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蠹害乃優
詔徵之人多戀本而長吏逼遣之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
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帝乃
引宏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武元城侯元屈等問
焉宏欲大赦以紓之屈曰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
王者臨天下以安人爲本何顧小曲直也夫赦雖非正道
而可以權行若赦而不改誅之不晚明元從之神瑞初詔

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石聽理機事并州胡數萬南
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群臣宏曰
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
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爲
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望風震
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尋拜
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太常三年夏宏病篤帝遣侍中穆觀
就受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卒追贈司空謚文貞公喪
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群臣及附國渠帥皆會
葬自親王以外盡命拜送子浩襲太和中孝文追錄先朝

功臣以宏配饗朝廷

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通直郎稍遷著作郎道武以其上書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避隱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窮通改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摠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者數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

天謀甚爲寵密時有免在後宮檢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帝以問浩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筭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西及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

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
見之望塵振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三春草生
乳酪將出兼有菜葉足接來秋昔得中熟喜則濟矣帝
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今既無以至來秋或得不熟
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
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
以糴之來年遂大熟賜浩妾各一人及御衣綿絹等初姚
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
知所在或謂下危亡之國將為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
禍帝乃召諸碩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
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
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
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
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
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
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中喧擾明年姚
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太常元年晉將
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群臣議之外朝公卿
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
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內朝咸同外計帝將從之浩曰此非

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
幼棄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
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
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
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興兵塞
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彪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
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
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關
兩彪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為國之計擇利為之豈顧婚
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棄怕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
越之兵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
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
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群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為
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
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
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
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
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
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
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

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相玄北禽慕容超南摧
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
秦地亦終當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
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
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
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
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苻
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
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
祖用漢北溥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
羲農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
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豨不思樹黨強隣報復讎恥
乃結蠕蠕背德於姚擲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為
人殘滅耳帝大悅詵至中夜賜浩醪酒十斛水精戎鹽
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
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
而滅帝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災咎將何在何國朕甚畏之
浩曰災異由人而起人無禮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篡位
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為
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請人始天能易浩言帝深然之

五年宋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曰時帝幸東南馬瀆池
射鳥聞之驛馳召浩告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
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篤乃翦爪北徹髮夜在庭中仰禱斗
極為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齒然餘不息家人罕有知
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時白馬公自朝廷禮儀
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為雅說不長屬文而
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
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
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
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表生所

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帝恒有微疾而災異屢
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
分野朕疾疹彌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其為我設圖後
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昔
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慮恬神保和無
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
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
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師傅左右信臣簡在帝心
者以充賓友入摠萬機出統戎政臨國撫軍六柄在手若
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頤神養壽此乃方代之令典塞

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年漸一紀，明叡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大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墜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豈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大武爲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高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揆已以聽焉。明元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解俗精明，於校練穆觀，津政事要識，吾日趣崔浩博明。

強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一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事，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於汝曹國主也。會聞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歆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待之不令，春秋晉士丐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

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為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帝大怒不從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圍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為相州刺史隨軍謀王及車駕還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傍覽

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違失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興亡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志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脩儒教輔助太平真君而學不稽古為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群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脩服食養

性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進
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群臣皆以為難唯浩
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鉤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
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
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
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為兩翼會
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
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
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數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
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

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麀二年議
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
唯浩讚成之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
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己巳陰之
歲歲星龍表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
於上又群臣共讚深等云深少時常諫符堅不可南征堅
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快乃
召浩與深等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
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
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二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

義也歲星襲月年飢人流應在佗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
倉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
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
至今猶然其占二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
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
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慙曰蠕
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
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浩曰深言
天時異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
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
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令復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
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
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藩
朝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
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
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
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
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
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
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

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
哉而保太后猶疑之復令群臣至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
善曉之令寤既罷朝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
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
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
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
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
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
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
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
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滿
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變識鑊中之
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
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
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
戀駒驅馳莫割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
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
如何止之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
諸將現地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到
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

三千田土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
降者二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以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
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天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
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為乃焚
穹廬科車自載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千里無
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
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一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
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
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
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以倉卒不及束帶
奉進䟽食不暇精美帝為舉匕箸或立嘗而還其見龍愛
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
祿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
相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朕
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
頌群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
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尪懦弱手不能
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
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乃敕諸
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俄

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群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翼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昔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人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

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
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
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人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
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
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
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群矣臣常聞魯軌說姚興求入
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
之効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
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書昏星見
飛鳥墮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
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
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
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
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
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
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
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
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到彥之自
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帝聞赫連
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群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

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
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
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
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
臣始謂義隆軍屯在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
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
徑二千里中 處不過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儻兒情見
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
擬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帝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
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 所及願陛下必行無_上疑

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劫浩羊以示蒙遜使曰所云佳公
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
符契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救其
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往彭城
勿進如浩所量帝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為謬驚
怖固諫常勝之家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
浩司徒時方士初織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為名欲以
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
屏不應假召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
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織奏

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
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
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
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
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
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之內外
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
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
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幼
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橫人心離解加以比年以來天

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帝命公卿議之恒農王奚斤等
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爲純臣然繼父
脩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
而已今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
旣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
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闡河以西至於涼州
地純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
冬有積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
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
無草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

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斂壘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誣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群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摠理史務務從實錄於是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摠焉浩有鑒識以人倫為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內賢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比日浩之由也至武禮樂憲章皆歸宗於浩及景穆始摠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迴還後獲尚書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既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為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澤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

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

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
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
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
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
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
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
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迴
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
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南
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剋帝悔之後以
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各千段帝蒐于河西詔浩詣行
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疆盛故開涼州五郡通
西域廣農積穀為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
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為北賊未平征役不息
可不從其人案前事故事計之長者若從其人則土地空
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
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從豪彊大家
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黃
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
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

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

官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
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與鬼爭
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
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
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
多不可言盡臣愆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
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
呈惟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
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
五帝矣浩又以晉書諸家並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

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秘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
次事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不著述神龜二年詔集諸文
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謹鄧穎晁繼范身黃輔等共參
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堪趙郡郗標素
諛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勒浩所注五經
浩贊成之景穆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
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
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書郎及
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賕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
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

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
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宋
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竒浩才能自以爲得壻俄而女
亡王氏深以傷恨復欲以少女繼昏逸及親屬以爲不可
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
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指灰則中及浩幽
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搜其上呼聲嗷嗷
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
之驗初浩害李順其萌已成夜夢以火焚順寢室火作而
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
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以告館客馮景仁曰此
真不善也夫以火焚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
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
能校至是而族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
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
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
裁割綴連以爲摹楷浩母盧諶孫女也浩著食經序曰余
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蘊習酒食
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
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餽疏餽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

間不復備設先妣慮父廢忘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
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
親沒之後遇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
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羔澤貲累巨万衣則重錦
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
文垂示來世浩弟簡字仲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
道武初歷中書侍郎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簡弟恬字叔
玄小名白位豫州刺史爵武陽侯坐浩伏誅宏祖悅與范
陽盧諶並以博藝齊名諶法鐘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
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
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
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爲世摹楷行押特盡
精巧而不見遺迹始宏因苻氏亂欲避地江南爲張願所
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浩誅
中書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
綽錄於允集初宏父潛爲兄渾等誅手筆本草延昌初著
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迹深
藏秘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
摹榻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
爲過於浩也宏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勃海高演俱知

名歷位秘書監賜爵具丘侯樂安王軌鎮長安選舊德之士與軌俱以徽為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傳進爵濟南公徽為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還京師卒諡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惜始清河崔寬祖彤隨晉高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西涼及沮渠氏彤生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及太武西巡剖乃摠率同義使子寬送款太武嘉之拜寬歧陽令賜爵延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京師未至而卒文成以剖誠著先朝贈涼州刺史武陵公諡曰元

寬字景仁還京封安國子位弘農太守初寬通款見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接之及浩誅以遠來踈族獨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村舊墟以一子繼浩與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寬後襲爵武陵公陝城鎮將三嵎地嶮人多寇劫而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衿待遇不逆細微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人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取受而與之者無恨又恒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曰能政及解鎮人人追戀詣闕上疏者三百餘人卒遺言薄葬斂以時服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

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為內秘書中散班下詔命
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冲李元愷程駿等級為名
器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善折獄孝文嘉之太和二年襲
爵武陵公衡涉獵書史頗為文筆蠕蠕時犯塞衡上書陳
備禦之方便國利人之策凡五十餘條除秦州刺史徙爵
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盜大起衡至脩龍塞遂法勸課農
桑周年間寇盜止息卒贈異州刺史謚惠公衡五子長子
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為侯為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
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宣武初為鉅鹿太守弟拙之逆敞
為黃小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敞妻李氏以
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
錮敞復爵郡侯卒於趙郡太守敞弟鐘字公祿奉朝請弟
拙之逆以出後被原歷司徒右長史金紫光祿大夫冀州
大中正敞亡後鐘貪其財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亂辭
訐累歲人士疾之爾朱世隆為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勿
齒拙好學有文才為京兆王愉錄事參軍與愉同逆伏法
宏同郡董謚謚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
學播名遼海謚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
觀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父卓位並太守袞篤實

好學有文才道武為代王選為左長史從追蠕蠕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袞殺副馬足三日食平皆言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南林山下大破之既而帝問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蠕蠕奔走數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咸曰聖策非所及也袞常參天謀每告人曰主上天資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彊跨有朔裔會其兄弟珉離共相疑阻袞言於道武曰顯志大意高今因其內豐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納道武登勿居山遊宴從官請聚石為峯以記功德乃命袞為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於道武曰寶乘滑臺功因長子捷傾財竭力難與爭鋒宜羸師以侈其心帝從之果破之參合遷給事黃門侍郎道武南伐次中山袞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既剗中山聽入議拜幽州刺史賜爵臨涓侯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暹蒼晉將郗恢書失旨黜為尚書令史袞遇創業之初始以才謀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道武曾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暹相識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

溥聚黨為逆崔呈荅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哀年過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判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卒太武後追錄舊勳遣大鴻臚即墓策贈太保謚文康公子度少有學尚龍爵臨涓侯卒於中都大官度子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文成初除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白澤本字鐘葵獻文賜名白澤納其女為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人吏安之獻文詔請監臨官取所監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得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以為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姦人窺望勞臣懈節請依律令舊法獻文納之太和初懷州人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人白澤諫以為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誣十室而況一州后從之乃止轉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卒贈相州刺史廣平公謚曰簡長子倫字天念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禮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吞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以為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彊儻或歸附示之以弱窺覷或起春秋所謂以我下也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贄王帝之辰屈膝藩方之禮則豐其勞賄藉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

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想望之寵恐徒生虜豕無益
聖朝不從孝莊初卒於大司農卿袞弟恂

恂字洪讓隨兄袞歸北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宣收守土土

庶之主以建大業帝深加器異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帷幄

密謀頗亦參預賜爵平臯子出為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

勸課農桑流人歸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

禮儒士吏人歌詠之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者唯恂當官

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政為當時第一明元即位徵

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死日家無餘財贈并州刺史平

畢侯謚曰宣子紀字道高龍爵坐事除純弟代字定懋陳

留此平一郡太守卒贈營州刺史謚惠侯代所歷著稱有

父遺風代子長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析家

貧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長年悽而見之謂曰汝曹

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

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卒于郡子琛字寶貴少

有孝行位至太子翊軍校尉卒

鄧彥海安定人也祖羌符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

垂之圍鄴以為冀州刺史爵真定侯拒對使者曰先君忠

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未敢聞命垂遣喻

之曰吾與車騎結為異姓兄弟卿亦猶吾子弟安得辭乎

翼曰異州宜任親賢翼請他役効命垂乃用為河間太守
後卒於趙郡內史彥海性質素言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
易筮道武定中原擢為著作郎再遷尚書吏部郎彥海明
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尚書崔宏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
國文記詔策多是彥海所為賜爵下博子道武詔彥海撰
國記十餘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彥海謹
於朝事未嘗忤旨其從父弟暉時為尚書郎兗俠好竒與
定陵侯和跋厚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
之由是道武疑知情遂賜彥海死既而悔之時人咸歎惜
焉子穎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太武詔太常卿崔浩集諸文

學撰述國書穎與浩弟覽等俱參著述車太武幸漠南高
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所詔穎為
文銘於漠南以記功德兼散騎常侍使宋進爵為侯卒謚
曰文恭子怡襲爵位荊州刺史賜爵南陽公卒子侍孝文
賜名述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以述為
大傅元丕長史卒於司空長史謚曰貞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文武兼資
燕鳳博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俱美驅馳艱虞不然
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雋偉仍屬權輿揔機任重守正
成務禮從清廟固其宜也浩才藝通博究臨見天文政事籌

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焉屬明元為政之秋
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深矣勤亦茂哉
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洽避迨遂不自全豈為盡弓藏人
惡其上將器盈必既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
張遼才策不免其戾彥海貞白禍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讓
世著循吏家風良可異矣

列傳第九

北史二十二

列傳第十

北史二十二

長孫嵩

五世孫儉
儉子平

長孫道生

玄孫幼
從弟紹遠

兇兇子熾
紹遠子覽

熾弟晟

長孫肥

長孫嵩代人也父仁昭成時為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
昭成賜名焉年十四代父統事昭成末年諸部乖亂符堅
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眾歸之劉顯之謀難
也嵩率舊人及庶師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寔君
之子渥亦聚眾自立嵩欲歸之見于烏渥稱逆父之子勸
嵩歸道武嵩未決烏渥迴其牛首嵩備從之見道武于

二漢亭道武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
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
在著稱明元即位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
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
伐姚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
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
遺以鬻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敕簡
精兵為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
但引軍隨之彼至峭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
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懸於是叔孫
建等尋河趣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城臯南濟晉諸屯戍
皆望塵奔潰裕剋長安嵩乃班師明元寢疾問後事於嵩
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
也請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為左輔太武即位進
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
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為患蠕蠕
世為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取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則
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
國大常崔浩曰大檀遷徙為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
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害人神所

棄宜先討之尚書劉縉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
遂西巡狩後聞屈正死關中大亂議欲征之高等曰彼若
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而寇危道也帝乃問幽微
於天師寇謙之勸行杜超之贊成崔浩又言西伐利高等
固諫不可帝大怒責高在官貪汚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
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是輦駕征伐高以元老多留鎮京
師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八十諡曰宣王後孝文追錄先
朝功臣以高配饗廟庭子頽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爵加
侍中征南大將軍有罪黜為戍兵後復爵薨諡曰安王子
敷字孝友位北鎮都將坐黷貨降為公孝文時自訟先世
動重復其王爵薨諡簡王子道字念僧襲爵久之隨例降
為公位左衛將軍卒諡慎子悅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
降為公位光祿少卿卒贈司空高五世孫儉仕周知名
儉本名慶明曾祖地汾安東將軍臨川公祖酌恒州刺史
父穢負外散騎侍郎早卒儉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
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
相見太昌中邊方騷動儉初假東夏州防城大都督從尔
朱天光破宿勤明達等以功賜爵索盧侯周文臨夏州以
為錄事參軍事深敬器之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凡
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為秦州長史

防城大都督委以後事別封信都縣伯渭州刺史可朱渾
元奔東魏後河渭間人情離阻刺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
儉將十餘騎冒難赴之復隨機安撫羌胡悅服轉夏州刺
史甚得人和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
儉以信義招之和乃歸附即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
夏州諸軍事荆襄初附周文表授儉都督三荆等十二州
諸軍事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爲
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儉即大集僚屬遂於聽事前引已過
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
書勞之周文又與儉書曰近聞公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
三十用肅羣下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儉清正率下兼懷
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荆蠻舊俗少不敬長
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
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
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
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常與羣公
侍坐及退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
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
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後除東南
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時梁岳陽

王肅營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聽事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使容貌魁偉音聲如鍾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荅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叙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口吾所不能測也魏廢帝二年授東南道大都督荆襄等三十三州鎮防諸軍事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敷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啓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儉陳謀周文深然之乃命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于謹伐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郡公後移鎮荊州授摠管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及周閔帝初趙貴等將圖晉公護儉長子僧術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儉拜小冢宰保定四年拜柱國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勲績隆重乃下詔褒美之兼賜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天和初轉陝州摠管七州諸軍事陝州刺史儉嘗詣闕奏事時大雪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謹愨若此以疾還京詔以儉舊居狹隘賜甲第一區後薨於夏州摠管臨終遺令斂以時服素車載柩不設儀仗親友贈襚一無所受諸子竝奉行之又遺啓請葬周文帝陵側并以所賜宅還官詔皆從之贈本官加涼瓜等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追封鄜國公諡曰文荊州

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闕請為儉立廟樹碑詔許之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鄧國公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宏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遷他所昔叔敷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外給夫追善念功先王令典豈得遂其謙挹致乖懲勸令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聿脩次子隆位司金中大夫從長朝公元定伐陳沒江南卒隆弟平最知名

平字處均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為周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與衛王謀誅之王常使平通意於帝護誅拜開府儀同三司宣帝置東京官屬以平為少司寇與宗伯趙芳分掌六府隋文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為丞相恩禮彌厚時賀若弼鎮壽陽帝恐其懷貳遣平代之為揚州揔管賜爵襄陽公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京師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人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間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後轉工部尚書名曰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為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

之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敕羣臣誹謗之
罪勿復以聞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
請援上遣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平至陳利害遂各解兵
可汗贈平馬二百疋還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譴
以尚書檢校汴州事尋除汴州刺史後歷許貝二州俱有
善政鄴都俗薄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為相州刺
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
鰲甲象上怒免之俄而上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
拜太常卿吏部尚書卒官諡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
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吊平以師孝為勃海郡主簿
屬大業之季心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為王世充所害

長孫道生高從子也忠厚廉謹道武愛其慎重使掌機密
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明元即位除南統將
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明元切責之以舊臣不加
罪黜太武即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與尉春
等率衆出白黑兩漠間大捷而還太武征赫連昌道生與
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為前驅遂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
涼宋遣將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詔道生與丹陽
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誘宋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
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

尉詒曰靖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脩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強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今毀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為將有權略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俱為三公當世以為榮子旒位少卿早卒旒子觀少以壯勇知名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為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

空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師捨寅遁藏焚其所居城邑而還孝文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逼復假觀司空討降之後為征南大將軍薨諡曰定葬禮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

子翼歸六歲襲爵降為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承業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為前將軍從孝文南討宣武時為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承業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摠衆援之琛欲決戰承業以雨久更須持重琛弗從遂戰為賊所乘承業後殿初承業既摠強兵

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
或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承業內實防之會鮮于脩
禮反於中山以承業為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
承業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為大都督鄴道元為行
臺承業遣子千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
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策所長書奏不納琛與承
業前到呼沱承業未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為脩禮邀
擊琛不赴之賊揔至遂大敗承業與琛竝除名尋而正平
郡蜀反復假承業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
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雖州刺史蕭寶寅據
州反復以承業為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
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傳更無可寄如何承業荅曰死
而有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
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為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
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脩義
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承業
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承業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
密邇京畿唯須寶寅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
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
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

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疋也便是移異定二州置於畿甸
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
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
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
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為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
俗也況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相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
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
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及雒州平除
雒州刺史孝莊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為郡公遷
司徒公加侍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節閔立遷太
尉公錄尚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尔朱
使承業入洛啓節閔誅世隆兄弟之意孝武初轉太傅以
定策功更封開國子承業表請迴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
超次子暉初承業生而母亡為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
許之武帝入關承業時鎮武牢亦隨赴長安位太師錄尚
書事封上黨王大統元年薨贈假黃鉞大丞相都督二十
州諸軍事雒州刺史諡曰文宣承業少輕俠鬪雞走馬力
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
前夫女呂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羅年大承業十餘歲
酷妬忌承業雅相敬愛無姬妾童侍之中在承業左右嫌

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張氏二子子彥子裕羅生三子
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子彥本名雋有膂力以累從
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孝武帝與齊神武構隙加子彥中
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恒農以為心膂及從帝入關封高
平郡公位儀同三司以從征寶泰戰沙苑功加開府侍中
及東復舊京以子彥兼尚書令行司州牧留鎮洛陽後以
不利班師大統七年拜太子太傅子彥少常墜馬折臂肘
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為
踰於關羽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為惡疾子
彥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

蟻虻螫之不痛試為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
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
將贈雍州刺史子裕位衛尉少卿啓於泥階十七級為子
義貞求官除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以父勲封平原
縣伯

義貞弟兕字君汗性機辯強記博聞雅重賓游尤善談論
從魏孝武西遷別封鄴縣侯周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歷熊絳二州刺史並有能名襲爵平原縣公
卒子熾嗣

熾字仲光性敏慧美姿容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周

武帝崇尚道法求學兼經史者為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
隋文帝作相自御王上士擢為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
督封陽平縣子遷稍伯下大夫以平王謙拜儀同三司及
帝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即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
攝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累遷太常少卿改封
饒陽縣子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吏部侍郎大業中歷
位大理卿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擊之追至青海
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帝幸江都宮留熾東都居宇
攝左候衛將軍卒官謚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熾弟晟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矯捷過人年十八
仕周為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隋文帝一見深異焉謂曰
長孫武藝逸羣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及突厥攝
圖請督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
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
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
留之竟歲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
之晟馳往遇鵬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
人皆相親友翼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
尤得衆心焉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
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

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割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脩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豐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比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勳弁等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

說深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
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
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
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且攝圖之
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
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
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
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強此萬全之計豈若
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
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
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
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
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強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
請改姓乞為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使虜則使于攝圖
賜公主姓為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
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
賀敷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柰何不敬婦公攝圖笑
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
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
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

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
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
李充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問晟晟曰阿波之惡非
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
上曰善八年虜羅侯死遣晟往吊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
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
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脩
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
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
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入晟乃貨其達官知

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
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
泄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督僉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
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誓
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深干必又受其
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深干者虜羅侯之子素有誠
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誓不如許之招令南徙
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
喻深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深干遣使隨晟來逆女以宗女
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深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

之亟來抄略深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
備十九年深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
摠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頤同
盟合力掩襲深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深干敗績其兄弟子
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深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
口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
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
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深
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
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

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深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
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
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
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
數百里天猶霽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
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深干爲意彌豆啓人可
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
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
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
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

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深于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深于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內猶被劫掠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斷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竝從之二十年都監大亂爲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竝來降請遣深于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眾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之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

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言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積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深于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侯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

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深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携取之二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一餘部盡背達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深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文帝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敕以本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以子行布在逆地帝曰公終不以兒害義其勿辭也於是馳遣赴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深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達帝意深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率其衆牙中草穢欲令深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深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洒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深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效劾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

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
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為朝士所稱大賈貞觀中追
贈司空上柱國諡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
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後遇諒并州起逆率眾南拒
官軍留行布守城遂與丘盧毓閉門拒守諒城陷遇害次
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紹遠字師少名仁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
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玉碩者文學士
也聞紹遠強記遂白承業求驗之承業命試之碩乃試以
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讀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碩歎服之

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別將討平河東蜀薛封東阿縣
伯魏孝武西遷紹遠隨承業奔赴以功別封文安縣子大
統二年除太常卿遷中書令仍襲父爵後例降為公改馮
翊郡恭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
任使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其容止堂堂
足為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周閔踐祚復封上黨郡
公初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恒
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
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啓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雖雖
祖述樂章然黃鍾為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

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
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精神祚隆萬世詔曰朕以菲薄
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
俄改授禮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遑更造但去小
呂加大呂而已紹遠上疏陳雅樂詔並行之紹遠所奏樂
以八為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
七始下泊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為正調之首
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縣而不擊未聞
厥理且黃鍾為天大呂為地太簇為人今縣黃鍾而擊太
簇便是虛天位專用又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
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縣黃鍾而
擊太簇是天子端拱羣司奉職從此而議何往不可正曰
案呂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為作巫音齊之衰也為作大呂
且大呂以下七鍾皆是林鍾之調何得稱為十一月調專
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猶行季夏以此而奏深非至
理紹遠曰卿之所言似欲求勝若窮理盡性自伐更深何
者案周禮祀天樂云黃鍾為宮大呂為角此則大呂之用
宛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不覺失周公之大禮且今
縣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
奏黃鍾作黃鍾不擊大呂作林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

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縣大呂止有黃鍾一宮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爲至理無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禮竝用仲冬之調又曰奏大簇歌應鍾以祭地祇謂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禮唯奏子壘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竝各周宮不依月變略舉大綱則三隅可反然則還相爲宮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別變宮且黃鍾爲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易是君無定體而卿用林鍾以爲正調便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器將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鍾爲黃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且韻妙合具體然八音平濁何足可稱紹遠曰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絕平濁者在義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新聲非不清韻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尋拜京兆尹歷少保小司空出爲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紹遠導之以禮大革弊風政存簡恕百姓悅服入爲小宗伯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爲調

首紹遠奏云天子縣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脩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案周禮奏黃鍾歌大呂此則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證願勿輕變古典趣改樂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廢八縣七者所望體本求直豈苟易名當更思其義後竟行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遽捐樂器乃與樂部齊樹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殊塗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筍箴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此後紹遠疾篤乃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鍾爲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旣爲人臣義無寢默必輿疾固爭闕庭後疾甚乃上遺表曰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縣二八倕氏之鐘十六母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十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照爛典章揚摧而言足爲龜鏡伏惟陛下受圖蒼帝接統玄精秦漢以還獨爲稱首至如周武有事于戈臣獨鄙之而況陛下以臣自揣餘息匪夕伊朝伏願珍御萬機不勞改八從七帝省表涕零重贈柱國大將軍論

曰獻號樂祖配饗廟庭子覽嗣

覽字休因性弘雅有器度喜愠不形於色略涉書記尤曉
鍾律周明帝時為大都督明帝以覽性質淳和堪為師表
使事魯公甚見親善及魯公即位是為武帝超拜車騎大
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
傳百寮屬目帝每嘉嘆之覽初名善帝謂曰朕以萬機委
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累遷小
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公武帝崩受遺輔政宣帝時位上
柱國大司徒歷同涇二州刺史隋文帝為丞相轉宜州刺
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為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

摠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殂覽
欲乘輿滅之監軍高頴以禮不伐喪乃還文帝命覽與安
德王楊雄上柱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頴右衛大將軍虞
慶則吳州摠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
節但苦被猜忌每致寒心為臣若此竟何情賴朕與公等
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侍太子宜
數參見之柱臣系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
為蜀王秀納覽女為妃後為涇州刺史卒官子洪嗣位宋
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瑒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

四從父承業征討有智謀勇冠諸將以功封西華縣侯及
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大統中歷位豫渭二州刺史以
軍功別封永寧縣伯尋進覆津縣侯魏文帝與周文及羣
公宴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引孝經之要
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云匡救其
惡既出西閣周文深嘆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者周孝閔
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義明郡公出為玉壁總管頗有威
信卒於鎮贈柱國諡曰簡自喪初至及葬明帝三臨之典
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
此乖典禮帝不從其為上所追惜如此子嶸嗣玩弟禮少
以父任為散騎侍郎與襄城公盧普元等內侍恭敏有才
志太武寵信之曰其父親近吾祖子在我左右不亦宜乎
長孫能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一以選內侍少有雅度果毅
少言道武之在獨孤及賀蘭部常侍從御侮左右帝深信
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為大將屢有軍功後從平中山
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時中山太守仇儒
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趙淮為主妄造祿言云燕東傾趙
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淮喜而從之自號鉅鹿公儒為
長文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吏肥討破淮於九門斬仇
儒禽淮詔以儒肉食淮傳送京師輶之於市夷其族除肥

兖州刺史姚平之寇平陽道武徵肥與毗陵王順等為前
鋒平退保柴壁帝進攻屠之遣肥還鎮兖州撫慰河南威
信著於淮泗善策謀勇冠諸將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母
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西摧兖寇肥功居多賞賜半
計後降爵監田侯卒諡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翰少有
父風道武時以善騎射為獵郎明元之在外翰與元磨渾
等潛謀奉迎明元即位與磨渾等拾遺左右以功累遷平
南將軍率眾鎮北境威名甚著太武即位封平陽王蠕蠕
大檀之人寇雲中太武親征之遣翰與東平公娥清出長
川討大檀大檀北遁追擊剋獲而還遷司徒從龍赫連昌
破之翰清正嚴明喜撫將士薨太武為之流涕親臨其喪
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諡曰威陪葬金陵子成襲爵
降為公位南部尚書卒陪葬金陵翰弟陵位駕部尚書性
寬厚好學愛士封吳郡公贈吳郡王諡恭陪葬金陵
論曰昭成之末眾叛親離長孫嵩寬厚沈毅任重王室歷
事累世邈為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美矣儉器識明允
智謀通贍堂堂焉有公輔之望譽譽焉有王臣之節而處
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日多何哉平識具該通出內流譽
取諸開物成務蓋亦有隨之攘桷也道生恭慎廉約兼著
威名見知明主聲入歌奏二公竝列暉炫朝野門祉世祿

榮被後昆雖漢世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辟言
此重光子彥勇烈絕倫紹遠樂聲特妙熾乃早稱英俊覽
乃獨擅雄辯不然則何以竝統師旅俱司禮閣鍾鼎不墜
且公且侯晟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
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
流邊朔功先王府保茲世祿不亦宜乎肥結髮內侍雄武
自立軍鋒所指罔不棄散關張萬人敵未足多也翰有父
風不殞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

列傳第十

北史二十二

列傳第十一

北史二十三

于栗磾

孫助
寔子韻

六州孫謹
仲文

謹子寔
寔弟翼

翼子璽

翼弟義

義子宣道

宣敏

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登國中
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與寧朔將軍公孫蘭潛自太原從
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
路修理大悅即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謂栗磾
曰卿吾之黥彭也進假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
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
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禽獲帝顧而謝之後

為河內鎮將劉裕之伐姚泓粟磾慮北侵擾築壘河上裕
憚之遺粟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粟磾以狀
表聞明元因之授粟磾黑稍將軍粟磾好持黑稍裕望而
異之故有其號遷豫州刺史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
都實為邊界粟磾勞來安集甚得百姓心明元南幸盟津
謂粟磾曰河可橋乎粟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相乃編大
船構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帝深歎美之太武之征赫連昌
敕粟磾與宋兵將軍周幾襲陝城長驅至三輔進爵為公
累遷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贈太尉粟磾自少
不濫太武甚悼惜之子洛拔有姿容善應對拜侍御中散
太武甚加愛寵因賜名焉轉監御曹令景穆在東宮厚加
禮遇洛拔怕畏避屏退不敢逆自結納頃之龍表爵後為侍
中尚書令百寮憚之卒官洛拔有六子長子烈善射少言
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累遷侍中殿中尚書于時
孝文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李冲等各賜金
策許以有罪不死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及遷都洛陽人
情戀本多有異議帝以問烈曰陛下聖略深遠非愚管所
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卿不唱異同
朕深感不言之益敕鎮代勿置臺庶政一相參委重駕幸代

執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祇奉靈駕時遷洛邑
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於洛陽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百
僚列子登引例求進列表引已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帝曰
此乃有識之言不謂列能辦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
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
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及穆
泰陸叡謀反舊京帝幸代泰等伏法賜列及李冲璽書述
叙金策之意時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穆
帝益器重之歎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不與然盡忠猛決
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心卽斬其五三元首烈之節槩
不謝金日磾詔除領軍將軍以本官從征荆河加鼓吹一
部二十二年齊將陳顯達入寇馬圈帝與疾討之執烈手
以京邑爲託帝崩於行宮彭城王勰祕諱而返稱詔召宣
武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守
無變宣武即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曾
遣家僮傳言於烈求舊羽林武賁執仗出入烈不許禧遣
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
荅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
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惡列剛
直出之爲恒州刺史烈不願蕃授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

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辭宣武以
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初祭三公致齋於廟
帝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明可早入及明烈至詔曰諸父
慢怠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曰老臣歷奉累朝
頗以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閣以下六十
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
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為領軍進爵為侯自是長直林中
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咸陽王禧之謀反宣武從禽於野左
右分散倉卒之際莫知其計乃敕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
宿衛已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禧等猖
狂不足為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以為慰車駕還
宮禧已逃詔烈追執之順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
及卒宣武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祕器贈太尉封鉅鹿
郡公子祚襲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子生弱冠拜侍御中散
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
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
中郎將領直殿元禧之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忠曰臣父
為領軍計必無所慮帝遣忠馳觀之列嚴備果如所量忠
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疆人意先帝賜卿名登誠為美稱
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

以父憂去職徙為司空長史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
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
遇曰殷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
也遇既不寧詳亦慙謝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遷散騎
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為北海所忿面責忠曰
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
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
際密勸帝以忠為列卿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大府卿正始
二年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為西道大使刺史鎮守
賊罪顯暴者以狀聞守令以下便行決斷與尚書李崇
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行服闋再遷衛尉卿河南邑中正
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
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為人乃言於宣武稱中山要鎮作捍
須才乃出忠為荻州刺史既而帝悔復授衛尉卿領左衛
將軍恒州大中正密遣使詣忠慰勉之延昌初除都官尚
書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劍杖
舉酒屬忠曰卿世執貞節故怕以禁衛相委吾以卿行忠
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御侮以所御劍杖相錫循名取義
意在不輕出入恒以自防也遷侍中領軍將軍忠辭無學

識宣武曰學識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筋
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帝崩夜忠與侍中崔光遣右衛
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宮而即位忠與門下議以帝沖年
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栢堂省決
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尚書令摠攝百揆奏中宮
請即教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姦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
蓮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
肇錄尚書事顯與高猛爲侍中忠即殿中收顯殺之忠既
居門下又摠禁衛遂執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
事孝文以用不足百官祿四分減一忠既擅朝欲以惠澤
自固乃悉復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百姓給一
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乃白高陽王雍自
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
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諷百寮令加已賞太尉雍清
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
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
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
祚有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忠竝矯詔殺之朝野憤忿無
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
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

忠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尚書
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
崇訓衛尉止爲儀同尚書令侍中忠爲令旬餘靈太后引
門下侍官問忠在端右聲聽咸曰不稱厥任乃出爲冀州
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忠擅殺樞納輒廢宰輔朝野駭心
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
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幸國
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
於明世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
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
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靈太后令以忠事經肆青遂不追
罪又詔以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賜爵靈壽縣公初宣武
崩後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疾剛剛以生忠忠請
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兵守衛忠從之具以
此意啓靈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並有
寵授忠以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欲自營救靈太后
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
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郭爲祟自知必死先表
養二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爲子乞以爲嫡靈太后許之
薨贈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案誥法剛強理直曰

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卿元脩義議忠盡心
奉上翦除凶逆依謚法除偽寧宜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
謚武敬公二卿不同靈太后令依正卿議忠性多阻忌不
交勝已唯與直閣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為斷金
之交李世哲采寵於忠私以金帛貨初瓌保元一人談之
遂被賞愛引為腹心忠擅權昧進為崇訓之由皆世哲計
也忠弟景字百年忠薨後為武衛將軍謀廢元義黜為
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邦瓌叛瓌鎮人請糧景不給鎮人遂
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比旦其衣服令景者皮裘妻著
故絳旗襖毀辱如此月餘乃縱之烈弟果嚴毅直亮有人
兄風歷朔華并恒四州刺史

武城子果弟勁

勁字鍾葵頗有武略位沃野

將軍

賜爵

女為后封勁太原郡公妻劉氏為章武郡君後為征北將

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曰恭莊公自粟磳至勁累世貴

盛一皇后四贈公二領軍二尚書今三開國公勁雖以后

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

事人為介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儒歷侍中河南尹後

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神武討平羊侃於兗州元

顥入洛害之勁弟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贈平東將軍

燕州刺史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仁生子安定平原郡
太守高平郡都將安定子提隴西郡守茂平縣伯周保
定二年以子謹著勲追贈大保建平郡公

謹字思敬小名巨引沈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
書屏居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
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
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為援大行臺元纂討之
夙聞謹名辟為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伐蠕蠕逃出塞營參令
謹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眾後率輕騎出塞覘賊窟鐵
勒風平騎奄至謹以眾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人
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眾賊望見雖疑有伏恃眾不以
為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賊先所識乃使
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
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
引謹為長流參軍特相禮接使其世子佛陀拜焉遂與廣
陽破賊主斛律野穀祿等謹請馳往喻之謹兼解諸國語
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
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析郭嶺迎接之謹
曰拔陵兵眾不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
險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領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

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
河於嶺七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河之
衆孝昌元年又隨廣陽王征鮮于脩禮軍次白斗牛邏會
章武王爲脩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靈太
后曰廣陽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
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榜募
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許之謹
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即是也有司以
聞靈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
遂捨之後從尔朱天光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天光敗謹
遂入關周文帝臨夏州以謹爲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
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言於周文曰關中秦漢舊
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
在洛逼迫羣兒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子載一
時也周文大悅會有敕追謹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
中策魏帝西遷仍從周文征潼關破回洛城授北雍州刺
史進爵藍田縣公大統二年大軍東伐爲前鋒進拔弘農
禽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神武至沙苑謹力戰進爵常山
郡公又從戰河橋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再遷
太子太保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降立於路左

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
又收兵於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
書左僕射領司農卿及侯景款附請兵為援謹諫以為景
情難測周文不聽尋兼大行臺尚書大丞相長史率兵鎮
潼關加授華州刺史賜鉅邑一畝珪瓚副焉俄拜司空恭
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
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詵時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
其兄與詵遂結隙據襄陽來攻命謹出討周文餞於青泥
谷長孫儉曰為蕭繹計將如何謹曰曜兵漢沔席卷度江
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
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甘下策儉曰裁繹出何
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歷數紀
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
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繹也若既
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
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堅木柵於外城廣輪六
十里尋而謹至悉眾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
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
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
鳥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

無私焉立蕭管為梁主振旅而旋周天親至其第宴語極
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
新野郡公謹固辭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
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
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周文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
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及周文崩孝
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
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
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
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百寮嗣子雖幼
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
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有辭謹既周八等
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諸等
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孝閔踐阼
進封燕國公邑万户遷太傅太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
參議朝政及賀蘭祥討吐谷渾明帝令謹遙統其軍授以
方略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為
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
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荅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
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馮几而坐師

道自居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鳥皇帝升立於斧斤之
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饗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
帝又親跪授爵以醕有司撤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
起立於席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
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
王聖主皆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
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
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爲國之道必須有法
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
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
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
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
之三老荅拜禮成而出及晉公護東伐謹時有病護以其
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略軍還賜鍾磬一部天和
二年又賜安車一乘尋授雍州牧三年薨年七十六武帝
親臨詔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繒千段粟麥千斛贈本官加
使持節太師雍州刺史諡曰文及
葬王公以下咸送郊外配享於文帝朝庭謹有智謀善於
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
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謹亦竭其智能故功臣

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誡諸子務存靜退加
以年齒遐長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子
寔嗣

寔字賓實少和厚以軍功封萬年縣子大統十四年累遷
尚書是歲周文帝與魏太子西巡寔時從行周文刻石隴
山上錄功臣名位以次鐫勒預以寔為開府儀同三司至
十五年方授之尋除渭州刺史特給鼓吹一部進爵為公
魏恭帝二年羌東念姐率部落反西連吐谷渾大將軍豆
盧寧討之踰時不克又令寔往遂破之周文手書勞問賜
奴婢一百口馬百匹恭帝踐阼授戶部中大夫進爵延
壽郡公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賊郝三郎反攻丹州遣寔討

平之仍除延州刺史五年襲燕國公進位柱國以罪免尋

復本官除涼州總管大象二年加上柱國拜大左輔隋開

皇元年薨贈司空諡曰安子顥

顥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象宰宇文護見而器之
以女妻之以父勳賜爵新野郡公歷左右宮伯郢州刺史
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略淮南尉遲迴之反時
總管趙文表與顥素不協顥將圖之因卧閣內詐疾文表
獨至顥殺之因言文表與迴通謀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隋
文帝以迴未平慮顥復生邊患因宥免之即拜吳州總管

以頻敗陳師賜絲數百段及隋受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
罪上令按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顓當死上以其門著勳績
特原之貶為開府後龍襲爵燕國公尋拜澤州刺史免卒于
家子世虔顓弟仲文

仲文字次武少聰敏騷亂就學耽習不倦父寔異之曰此
兒必興吾宗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文帝問曰聞兒好讀
書書有何事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周文甚嗟嘆之後
就博士李詳受周易三禮略通大義及長僮有大志氣
調英拔起家為趙王屬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
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史韓伯隲曰丁安

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
牛君去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
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詰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
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
郡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子公不避疆禦
有次武徵為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以勳授儀同三司
宣帝時為東郡太守及尉遲迥作亂使誘仲文仲文拒之
迥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以功授開府迥
又遣其將宇文胄度石濟宇文威鄒紹白白馬二道俱進
復攻仲文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眾應迥仲文自度不

能支棄妻子潰圍而遁達于京師迴署其二子一女隋文帝引入卧内為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討河將檀讓時韋孝寬拒迴於永橋仲文詣之有所計議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心因謂仲文曰尉遲迴誠不足平正恐事寧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謂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非常人也忻曰三善何如仲文曰有陳萬敵新從賊中來丞相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濟法此有仁心三也忻自是遂安仲文軍至汴州東頻破迴將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孝寬棄城走初仲文在蓼堤諸將皆曰軍自遠來疲弊不可決戰仲文令趣食列陳既而破賊諸將問其故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眾屯成武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饗士仲文選騎襲之遂拔成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作毗羅使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

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
喜仲文簡精兵偽建洄旗幟善淨以為檀讓至出城迎謁
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勸屠之仲文曰當寬其妻子其
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皆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侍眾
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設伏兵發俱拽柴鼓譟毗羅軍
潰皆投洙水死水為不流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
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
朝京師文帝引入卧内宴享極歡賜雜綵千段妓女十人
拜柱國屬文帝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大尉翼坐事下獄
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翼者尉迴逆亂所在景
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當膽枕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
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
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
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
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蓼堤平曹州復東
郡安成武定永昌解亳州圍破徐州賊席毗羅十萬之眾
一戰土崩河南螳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生
靈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揔馭燕趙南隣羣寇
北掃旄頭內安外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
王謙為隣武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顛作牧淮南坐制勅

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州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賑廟庭恭行天罰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或侍衛鈞陳合門誠款莫有可明伏願垂泣幸之恩降雲雨之施則寒灰更然枯骨還肉上覽表并翼釋之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州摠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摠管平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趣郝頡山至護軍州北與虜遇可汗見仲文軍容整肅不戰而退仲文踰山追之及還上以尚書省文簿繁雜吏多姦詐令仲文勘錄省中事所發摠管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上每憂轉運不給仲文請以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摠其事及伐陳之役拜行軍摠管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仲文復以行軍摠管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踊賢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晉上廣以仲文有將領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主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為元帥使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還煬帝即位遷左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重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拍樂浪道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回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

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
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
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給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
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度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
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
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
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
將軍杖十萬之眾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
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
之為將也且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
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
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陸
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
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擊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
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二十卷略覽二十
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寔弟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年十一尚文帝女平原公
主拜負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大統十六年進爵郡公
加大都督領文帝帳下左右禁中宿衛遷武衛將軍謹平
江陵所賜得軍實分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賞口內名

望子弟有士風者別待遇之文帝聞之賜奴婢二百口翼固辭不受尋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除左宮伯孝閔帝踐阼出爲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莅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馮君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必告急秦州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鈔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父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非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賀蘭社訶谷渾翼率州兵先鋒深入以功增邑尋徵拜右宮伯明帝始愛文史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聽預焉乃至蕭撝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爲學士翼言於帝曰撝梁之宗子梁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一等差矣明帝崩翼與晉公護同受遺詔立武帝保定元年徙軍司馬三年改封常山郡公天和初遷司會中大夫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武帝行親迎之禮命翼總司儀制狄人雖蹲踞無節然咸憚翼之禮法莫敢違犯遭父憂去職居喪過禮爲時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武帝又以翼有人倫之鑒皇太子及諸王等相傳以下並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譽也時

論僉謂得人遷大將軍惣中外宿衛兵事晉公護以苦寒
翼腹心內懷猜忌轉爲小司徒加拜柱國雖外示崇重實
踈斥之及誅護帝召翼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
鎮蒲州翼曰冢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元惡既除餘孽宜
殄然皆陛下骨肉猶謂踈不問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
異姓非直物有橫議愚臣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
代翼先是與齊陳二境各脩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
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
邊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
壇場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
減兵防繼好息人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無備然
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爲安
州惣管時大旱滇水絕流舊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
帝先禁羣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歲遂有
年百姓感之聚會歌舞頌之四年武帝將東伐朝臣未有
知者遣納言盧韞前後三乘駟詣翼問策翼贊成之及軍
出詔翼自定葉趣襄城旬日下齊二十九城所過秋毫無
犯所部都督輒入人村即斬以徇由是百姓欣悅赴者如
歸屬帝有疾班師翼亦旋鎮轉宜陽惣管以宜陽地非襟
帶請移鎮於陝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惣管如舊翼卒大

軍復東討翼自陝入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承業開
門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人庶等喜復見翼
並壺漿道左除河陽總管仍徙豫州陳將魯天念久圍光
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大象初徵拜大司徒詔翼巡長
城立亭鄣西自鴈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仍
除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抄掠居人失業翼素有威武
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及尉遲迥據相州舉
兵以書招翼翼執其使并書送之時隋文帝執政賜翼雜
繒一千五百段并珍寶服翫等進位上柱國封任國公增
邑通前五千戶別食任城縣一千戶收其租賦翼又遣子
讓通表勸進并請入朝詔之翼自入朝上降檄

手極歡數曰拜大尉或有告翼往在幽州欲同尉遲迥按
驗以無實見原三命薨於本位加贈六州諸軍事蒲州刺
史論曰穆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
名終乎重嗣
翼字伯符少有器幹任周位職方中大夫封黎陽縣公宣
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隋文帝受禪加上
大將軍進爵郡公歷汴邵二州刺史所歷並有恩惠後檢
校江陵總管邵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請闕上表請留翼上
嘉數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歷洛熊二州刺史亦粗

有惠政以疾還京師卒於家諡曰靜有子志本璽弟詮位
正儀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詮弟讓儀同三司襲弟
義

義字慈恭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未以父功賜爵
平昌縣伯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踐阼遷安武太守專
崇教化不尚威刑有郡人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
太守德薄不勝所致於是以家財分與二人喻而遣去善
安等各懷耻愧移貫他州於是風化大洽進封建平郡公
明武世歷西充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近仿開府宣帝
即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帝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

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子義謗
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謗訕之木
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
王謙構逆隋文帝謀將於高顯顯言義可為元帥文帝將
任之劉昉曰梁睿任望素重不可居義下乃以睿為元帥
義為行軍總管將左軍破謙將達奚悉於開遠尋拜潼州
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絲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歲餘以疾
免歸卒於京師贈豫州刺史諡曰剛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以父功賜爵城安縣
男位小承御上士隋文帝為丞相引為外兵曹及踐阼遷

內史舍人進爵為子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歲餘起令
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右衛長史舍人如故後遷太子
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沈密有才思年十一誦周趙王招命之賦
詩宣敏為詩甚有幽貞之志招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
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隋文帝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
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
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
后昵諂邪而踈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
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之沃饒

人物殷阜西通印轡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
炎政失御此地便為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安者制其
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曰角龍顏膺樂
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
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
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二齊古稱天險分王戚
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則巨猾息其非望
奸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
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
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顯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

王秀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誠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志焉未幾卒官年二十九義弟禮上將軍趙州刺史安平郡公禮弟智初為開府以受宣帝密旨告齊王憲反遂封齊國公尋拜柱國位大司空智弟紹上開府綏州刺史華陽郡公紹弟弼上儀同平恩縣公弼弟蘭上儀同襄陽縣開國公蘭弟曠上儀同贈恒州刺史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後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已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稀矣洛拔任參內外以功名自終烈氣槩沈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殆禦侮之臣乎忠以梗朴見親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己苟

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不至誅滅抑其幸也謹負位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為大廈之棟梁擬巨川之舟楫卒以耆年碩德譽高望重禮備上庠功歌司樂而常以滿盈為誠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翼既功臣之子地則姻親荷累葉之恩兼文武之寄理同休戚與存與亡加以摠戎馬之權受扞城之託智能足以衛難勢力足以勤王曾無釋位之心但務隨時之義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人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非一繩之罪也義運屬時來宣其力用崇基弗墜析薪克荷

盛矣

列傳第十一

北史二十三

列傳第十二

北史二十四

崔逞

子願 孫或 六世孫

女孫同 儻

五世孫 悛 逞兄適

王憲

曾孫 昕 晞

封懿

族曾孫 回 弟肅

回子 隆之 回族弟述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氏為特進父瑜黃門郎逞少好學有文才仕慕容暉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暉滅苻堅以為齊郡太守堅敗仕晉歷清河平原二郡太守為翟遼所虜以為中書令慕容垂滅翟釗以為秘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為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麟立逞攜妻子歸魏

北史列傳十二

一

張袞先稱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拜尚書錄二十六曹
別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道武攻中山未剋六
軍乏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鴉食甚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
以助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人以甚當租逞
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
兵人安可解甲收甚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興侵
晉襄陽戍將郗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遵書云賢兄武步
中原道武以為悖君臣之體敕逞與張袞為遵書答便亦
貶其主號以報之逞袞為書乃云貴主帝怒其失旨黜袞
遂賜逞死後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桓玄所
逐皆將來奔至陳留聞逞被殺分為二輩一奔長安一奔
廣固帝聞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逞子毅祿嚴頤
初逞之內徙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歸慕容德
於廣固獨與小子頤在代京及逞死亦以此為讎

頤字太冲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太武聞宋以其兄譔為
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用其兄我豈無冀州地邪乃以頤為
冀州刺史入為大鴻臚持節策拜揚難當為南秦王奉使
數返光揚朝命太武善之後與方士章文秀詣王屋山造
金州不就真君初卒始崔浩與頤及滎陽太守模等年皆
相次浩為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為親浩恃其家

世魏晉公卿常侮模浩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雖糞壤中
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模嘗
謂人曰挑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也浩小名挑簡顱小
名周兒太武頗聞之故浩誅時二家獲免顱五子少子叡
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至叡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
在北一門盡矣

或字文若頤兄禕之孫也父勲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兵
郎贈通直郎或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知名
早卒或少逢隱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
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或針之抽針即愈後位異州別

駕馬性仁恕見疹者喜與療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

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或子景哲豪率亦
以醫術知名仕魏太中大夫司徒長史景哲子罔字法峻
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仕魏為司空參軍齊
天保初為尚藥典御歷高陽太守太子家令武平中為散
騎常侍假儀同三司從幸晉陽嘗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
比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
唯弟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不及見也其
精如此固性廉謹恭儉自修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
卿臨終誡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乘福與

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誠歟吾沒後斂以時服祭無牢餼棺足周屍瘞不泄露而已及卒長子修遵父命景哲弟景鳳字鸞叔位尚藥典御

休字惠盛曾祖諱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靈和宋貞外散騎侍郎父宗伯始還魏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宋弁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疑欽其人望為長子娉休姊贈以財貨田是少振孝文納休妹為嬪嬪遷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勤學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禮遇亞于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北海王詳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為尚書左丞詔以北海年少百揆務

殷便以委休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參定禮儀帝嘗問

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舊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後從駕南行及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進觀者榮之宣武初休以祖父未葬弟黃又亡固求出為勃海太守性嚴明稚長政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姦盜莫不禽翦清身率下部內安之時大儒張吾貴名盛山東弟子恒千餘人所在多不見容休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為口實入為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諮宴以與諸王交游免官後為司徒右長史公平清絮甚得時譽歷幽青二州刺史皆以清白稱二州

懷其德澤入爲度支七兵殿中三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
典故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謂崔尚書下意處不
可異也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休少而謙退事母孝
謹及爲尚書子仲文娶丞相高陽王雍女女適領軍元義
庶長子舒挾侍一家志氣微改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
僕射蕭寶寅右僕射元欽皆以此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
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乃違母情以妻義子議者非之
子凌

凌字長儒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知名爲魏宣武挽郎釋
褐太學博士累遷散騎侍郎坐事免歸鄉里異部豪傑之
起爭召凌兄弟凌中立無所就高敖曹以三白騎劫取之
以爲師友齊神武至信都以爲開府諮議參軍歷給事黃
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言節閔
帝賢明可主社稷凌作色而前曰若其賢明自可待我高
王旣爲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
舉由是節閔及中興主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爲孝武以建
義功封武城縣公凌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
史糾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盜齊文襄以石愷爲太守令
得專殺愷經凌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
凌顧曰何不荅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

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及遇赦出復為黃門
天平中授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悛性
暴慢寵妾馮氏長且姣家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
姦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悛為常侍求
入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悛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
為之又欲陷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為中書郎由
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悛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
聞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蹇急報曰崔徐州肆
義之勳何稽古之有悛自以所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
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祕書監以母憂去官服終兼
太常卿轉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悛有文學偉風貌寡言
辭端疑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悛應作令僕恨其
精神太適趙郡李暉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謹悛後到
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效為
洪鍾響習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悛以籍地自矜
常與裴肅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言少遐晚謂悛曰驚
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悛亦無言直曰尔每謂盧元明曰
天下盛門唯我與尔悛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
神武葬後悛又竊言黃頴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
以告暹暹啓文襄絕悛朝謁悛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

領兒何足拜也於是鑠凌赴晉陽訊之不服暹引邢子才
為證子才執無此言凌在禁謂邢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
邢出告凌子贍曰尊公意止應欲結姻陳元康贍有新生
女乃許妻元康子元康為言於文襄曰崔凌名望素重不
可以私語殺之文襄曰若免其性命當徙之遐裔元康曰
凌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文襄曰既
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常讀崔琰傳追
恨魏武不弘凌若在所作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
曰然則柰何元康曰凌合死朝野皆知公誠能以寬濟猛
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段孝先亦言凌勲舊召
捨之凌進謂奉詔之襄指怒曰我雖無堪亦當大任被鄉
以為黃領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齊天保初除侍中監
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回授第九弟
子約凌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妻
太后為博陵王納凌妹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
家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凌跪
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為東兗州刺史復
攜馮氏之部為馮氏厭蠱頗失精爽尋遇偏風馮氏受納
狼籍為御史劾與凌俱召詔付廷尉諸囚多姦焉獄中致
競尋別詔斬馮氏於都市支解為九段凌以疾卒獄中凌

歷覽羣書兼有辭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誥表檄多俊所
為然性侈耽財色於諸弟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
之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俊恐被惡言乃悅之曰
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俊子瞻

瞻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為
後來之秀初潁川荀濟自江南入洛瞻學於濟故得經史
有師法侍中李神雋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瞻歎謂邢邵
曰昨見崔陵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
懷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高岳辟為開府西
陽祭酒博陵崔暹為中尉啓除侍御史以父與暹隙俄而

去官神武召與北海王晞俱為諸子賓友仍為相府中兵
參軍轉主簿文襄崩祕未發喪文宣命瞻兼相府司馬使
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俊俱侍宴為詩詔
問邢邵等曰今瞻此詩何如其父咸曰俊博雅弘麗瞻氣
調清新竝詩人之冠冕宴罷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晏併
為崔瞻父子揚惜欲引瞻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
省惜問其文藻優劣思道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
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惜云此言有理其日奏用
之惜又曰昔裴瓚晉世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
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媿裴子乎皇建

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粲為莫逆之友粲將東還贈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鄉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贈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敷奏孝昭踐阼皇太子就傳受業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敕曰東宮弱年未陶訓義卿儀形風德人之師表故勞卿朝夕遊處開發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贈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敕贈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主司以為後式時詔議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為一議朝士莫不雷同贈別立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贈正色曰聖上詔羣臣議國家大典少傅各位不輕贈議若是類其長若非須詰其不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崔贈居聖朝顯職尚不免見疵草萊諸生欲云何自進贈容貌方嚴詞旨雄辯收慙遽竟無一言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為中惡此碑乃贈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贈經熱病面多癢痕然雍容可觀辭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師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見重如此還襲爵武城公再遷吏部郎中因患耳請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

備急以贍舉措舒緩曹務煩劇附驥奏聞因見代遂免歸
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卒贈大理卿
濟州刺史諡曰文贈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
時名望在御史臺宿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冷飢之
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贍食便往造焉贍
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筋裴坐觀贍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
筋恣情飲噉贍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
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醵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
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
自大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籍者為潦倒而贍終不改
焉常見選曹以劉逖為縣令謂之曰官長正應子琮輩乃
復出名人馮子琮聞之大怒及其用事幾敗焉有集二十
卷陵弟仲文有文學太和中為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
馬尾度河波中乍没乍出神武望見曰摧掾也遽遣船赴
接及至謂曰卿為君為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
忠臣也後文襄欲使行青州聞其多醉乃止天保初陵為
侍中仲文為銀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嘗
被敕召宿醒未解文宣怒將罰之試使為觀射詩十韻操
筆立成乃原之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卒子偃太子洗馬
尚書郎偃弟儼

德字政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母以
讀書為務負侍才地大畧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
入此室初舉秀才為負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與熊
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脩律令尋兼散騎侍郎使陳還
待詔文林館歷尚書郎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
京師灼灼崔儼李若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儼杳然崖
岸吾所重也汝其師之思道與儼嘗酒後相調儼曰偃邀
無聞思道譏儼云高曾官簿齊亡歸鄉仕郡為功曹補主
簿隋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兼內史舍人後兼通直散騎
侍郎聘陳還授負外散騎侍郎以寵常得無事一醉輒
日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儼地為子玄縱娶其女為
妻媵禮甚厚親迎之始公鄉蒲坐素令騎迎之儼敝衣冠
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儼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
而起竟罷坐後數日儼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授易州刺
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儼語人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
仁壽中卒於京師子世濟仲文弟叔仁輕俠重衿期仕魏
為潁州刺史以貪汙為御史中丞高仲密劾賜死於宅臨
刑賦詩五絕與諸弟訣別不及其兄悽以其不甚營救也
子彥武有識用隋開皇初位魏州刺史叔仁弟叔義魏孝
莊時為尚書庫部郎初叔義父休為青州刺史放盜魁令

出其黨遂以為門客在洛陽與兄叔仁鑄錢事發合家逃
逸叔義見執時城陽王徽為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
罪驟為致言徽以求婚不得遂停赦書而殺之叔義弟子
侃以寄名從軍竊級為中書郎為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
失官性兼使氣後自修改閉門讀書當時稱為博洽後兼
通直散騎常侍使梁為陽斐副恥居斐下自負才地呼斐
為陽子語輒折之還卒於路子拯位太子僕武德郡守子
侃弟子植位冀州別駕走馬從禽疑挂木而死子珪子植
弟子聿位東莞太守子聿弟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
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禪月兄子
度死又百日不入房長八尺餘姿神偉異潛樹梁使登孝
儀賓從見者駭曰武定中為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瞻
俱詣晉陽寄居佛寺瞻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又立子約
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為二天
人也乾明中為考功郎病且卒謂瞻曰自諸兄歿而門業
頽替居家大唯吾與尔命之脩短曾何足悲汝能免之吾
不饒矣休弟黃字敬禮位太子舍人卒贈樂安太守妻樂
安王長女晉寧公主也貞烈有德行子愍字長謙幼聰敏
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悛為長謙求尚之
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為妯娌尚之感其義於

是同日成婚休誠諸子曰汝等宜皆一體勿作同堂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休亡枕中有書如平生所誠諸子奉焉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大二小二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曆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開解晚頗以酒為損遷司徒諮議修起居注加金紫光祿大夫後兼散騎常侍使梁將行謂人曰我危在吳國忌在酉年今恐不免及還未入境卒年二十八贈南青州刺史逞兄適適字寧祖亦有名於時為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

郡太守適曾孫延壽翼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細曲與壽子隆宗簡率友悌居喪以孝聞位蘭陵燕二郡太守仁信待物檢慎至誠故見重於時卒贈齊州刺史諡曰孝子敬保翼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贈翼州刺史敬保子子恒位魯郡太守早卒子恒弟子安子昇武定中連元瑾事伏法逞宗人模字思範琰兄霸之後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模仕宋為滎陽太守神嘉中平滑臺歸降後賜爵武城男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雖為崔浩輕侮而不為浩屈與崔頤相親往來如一家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

規贖歸之其母張曰汝父志懷無決必不能來行人以賄
至都摸果顧念幼度等指謂行人曰何忍捨此輩致為刑
辱當為尔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我乃授以申謨宋東郡太
守也神麈中被執賜妻生子靈度申謨聞此乃棄妻子走
還江外靈度刑為閹人初真君未模兄協子哀利為宗魯
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甯太守卒哀利二子懷
順次恩仍居宋青州懷順以父入魏故不仕及魏克青州
懷順迎哀利喪還青州云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稱
王家子孫因以為氏仍居海岱祖猛仕苻堅位丞相父休
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為
丞相永為慕容永所殺憲匿於清河人家皇始中乃歸魏
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為本州中正領選
曹事兼堂門下太武即位遷廷尉卿出為上谷太守賜爵
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復移中都歷
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出為并州刺史又進北海
公境內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年老特賜錦繡布帛珍羞禮
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謚曰康子崇龔崇弟嶷字道長孝
文初為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訟者填門嶷
性儒緩不斷終日昏睡李訢鄧宗慶等號為明察而二人

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出或免唯疑卒得自保時人語曰
實癡實昏終得保存後封華山公入爲內都大官卒子祖
念襲爵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尚位南兗州刺史坐受
所部荆山戍主杜虔財又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御史糾
劾會赦免卒官贈豫州刺史謚文昭長子昕

昕字元景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壘舉手極上爲率與太
原王延業俱詣魏安豐王延明延明歎美之太尉汝南王
悅辟爲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從昕取
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
令騎兵在前手爲驅策昕捨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

談慢悅曰府望唯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散錢於地令諸
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悅與
府寮飲酒起自移床入爭進手昕獨執板却立悅作色曰
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輿牀卿何偃蹇對曰元景
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寮從廝
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卧於閑室頻召
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
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傲寮佐敢任其各悅大
笑而去後除著作佐郎以兵亂漸起將避地海隅侍中李
琰之黃門侍郎王遵業惜其名士不容外任奏除尚書右

外兵郎中出為光州長史故免河陰之難遷東萊太守于
時年凶人多相食昕勤恤人隱多所全濟昕少時與河間
邢邵俱為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
邢杲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未
當先執我邵乃免太昌初還洛吏部尚書李神雋奏言比
因多故常侍遂無負限今以王元景等為常侍定限八員
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即
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揚情重
其德素以為人之師表元象元年兼散騎常侍聘梁魏收
為副竝為朝廷所重使還高隆之求貨不得諷憲臺劾昕
收在江東大將商人市易竝坐禁止齊文襄營救之累遷
祕書監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
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
邢邵後見文襄說此言以為笑樂昕聞之詣邵曰卿不識
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頃之以被謗左遷
陽平太守在郡有稱績文襄謂人曰王元景殊獲我力由
吾數戲之其在吏事遂為良二千石齊文宣踐隙拜七兵
尚書以參議禮封宜君縣男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
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
輩文宣以昕疏謔非濟世才罵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讒

之者云王元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曰元
景本自庸才素無勲行早落纓紱遂履清途發自畿邦超
居詹事俄佩龍文之劍仍啓帶礪之書語其器分何因到
此誠宜清心勵已少酬萬一尚書百揆之本庶務攸歸元
景與奪任情威福在己能使直而為枉曲反成絃害政損
公名義安在偽賞賓郎之味好詠輕薄之篇自謂摸擬儉
楚曲盡風制推此為長餘何足取此而不繩後將焉肅在
身官爵宜從削奪於是徙幽州為百姓所任運窮通不改
其操未幾徵還奉敕送肅莊於梁為主除銀青光祿大夫
判祠部尚書帝怒臨漳令嵇暉及舍人李文師以暉賜薛
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
作奴昕曰箕子為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啓文宣
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楊愔微為解之帝謂愔曰王元
景是尔博士尔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疾
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屍漳
水天統末追贈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顓嗣卒於燕
郡太守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醞籍
世號王氏九龍昕弟暉昭晞皓最知名暉字元旭少與昕
齊名兼多術藝卒於中書舍人贈兗州刺史昭字仲亮少
好儒術又頗以武藝自許性敦篤以友悌知名卒於考功

郎中

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異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陽與邢子良遊與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麗絕當時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啓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遨遊華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為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獠書勸令赴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獠吾豈願其必獠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獠亦可疑其是獠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獠而營護雖非獠亦無損疑其非獠而不療儻是獠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颺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為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

與諸子游晞與清河崔贍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
選文襄時為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竝向成長志識未
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不負義方卿祿位常亞吾弟
若苟使回邪致相誑誤臯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裨武到
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公演友齊天保初行太
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
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
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
杖以故不殺髡鞭鉗配甲坊居二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毆
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
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彊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
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息憊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
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為人兄尊為人主安
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
乎言未卒王彊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徙還為王友王復錄
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
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
約絕主上顯顯賴殿下扶翼王深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
上起居不相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尔結舌
卿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

諫之曰今朝廷乃余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歎欷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焚之後王承閒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伏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喋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醉卧得解介反襲贖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晝作夜唯常山郎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怒怒具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

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臨見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佗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邪王不荅帝臨發敕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三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然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

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
叡為左長史晞為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以晞儒緩
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賢每見煎迫
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正法繩之晞曰
朝廷比者踈遠親戚寧思骨肉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
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
道不恒虧盈迭至神機變化矜蠶斯集雖執謙挹糝糠神
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人之基王曰卿何敢須發非所
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
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收贖王曰拯

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
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
郎陸杏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
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杏等伏隸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
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迷杏言王曰若內外咸
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鄉意試密
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謹每欲陳聞
則口噤心戰弟既發論吾亦欲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
是時諸王公將相日敦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
八月昭帝踐阼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後

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
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俟少隙即徑進也因敕
尚書楊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入每日本職務罷竝入東
廊共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
或道德高雋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
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賢賤等襄有不便於時而古今
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
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給典御食畢景聽還時百
官請建東宮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道可
越拜尋拜為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璽授皇太子太子

賈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
將北征敕問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
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鑿為巡狩為
復何爾若輕有征戰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
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
枉朝士呼為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楊休之王晞數
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
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臯實合死但恨其不得
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
曰自今當為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

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人多矣充拙少時鮮不
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
猖求追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孰茸百官嘗賜射
晞中的當得綃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段
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
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撩眉
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晞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
本念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
歷東徐州刺史秘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
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閑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

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曠
詠邀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指晉
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
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
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
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
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迫懼有土賊而晞温酒服膏曾
不一廢每不肯疾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
悔又作三公矣齊亡周武帝以晞爲儀同大將軍太子諫
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

州刺史

皓字季高少立名行為士友所稱遭母憂居喪有至性儒
緩亦同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
自言失馬虞候為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
前方云我馬尚在為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羣寮
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大鵬始欲舉鸞雀何啾
唧朝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逸於是喧笑季高不復
得言大寧初兼散騎常侍陳使主天統末修國史尋除
通直散騎常侍卒贈郢州刺史子伯奉朝請待詔文林館
皓弟暉字季炎卒於滄州司馬

封懿字處德勃海蓊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容
暉吏部尚書兄孚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屬文與子雖
器行有長短而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中書令亡部尚書
寶敗歸魏除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章安子道武引見
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踈慢廢黜還家明元初復徵拜都
坐大官進爵為侯卒官懿撰燕書頗行於世子玄之坐與
司馬國璠温楷等謀亂伏誅臨刑明元謂曰終不令絕汝
種也將宥汝一子玄之以弟虔之子磨奴字君明卑孤乞
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赦磨奴刑為官人崔浩之誅也太
武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由浩也後為中曹監

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卒於懷州刺史贈勃海公諡曰定以族子叔念為後

回字叔念孝文賜名焉慕容暉太尉奕之後也父鑿初磨奴既以回為後請於獻文贈鑿遠將軍滄水太守回襲磨奴爵富城子宣武時累遷安州刺史山人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明帝時為瀛州刺史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表求振恤免其兵調州內賴之歷度支都官二尚書異州大中正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且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荷國寵

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且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平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轉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劾奏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兄麗妻崔氏女通時人稱之後為殿中尚書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司空公諡曰孝宣長子隆之

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寬和有度量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異州自號大乘眾五萬人隆之以開府中兵參軍與大都督元遙討之獲法慶賜爵武城子累遷河內太守未到郡為魯朱兆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持節東歸圖為義舉遂與高乾等夜襲異州克之乃推為刺

史乃齊神武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隨高乾奉迎於
滏口中興初拜吏部尚書韓陵之役留隆之鎮鄴城未幾
徵為侍中封安德郡公于時朝議以公朱榮且配食明帝
廟庭隆之議曰榮為人臣親行殺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
子對食之理以參議麟趾閣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
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
廷嘉而從之後為斛斯椿等所構逃歸鄉里齊神武召赴
晉陽魏孝靜立除吏部尚書益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
史加開府累遷尚書右僕射及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
陰以冀州豪望為內應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隆之
首參神武經略音謀皆密以啓問手書削藁罕知於外卒
於齊州刺史贈司徒神武以追榮未盡復啓贈太保謚宣
懿神武後至冀州北境次交津追憶隆之顧冀州行事司
馬子如言其德美為之流涕令以大牢就祭隆之歷事五
帝公謹素見知凡四為侍中再為吏部尚書一為僕射四
為冀州刺史每臨冀部湖中舊崗咸曰我封公復來其得
物情如此子繪嗣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
釋褐祕書郎累遷平陽太守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
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請
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神武從之仍令子繪修開旬日而

就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神武崩祕未發喪文襄以子繪
為勃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勲臣官望但須鎮撫且
衣錦書遊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略不勞習常太守向州參
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大寧三年為都官尚書高歸彥
作逆命子繪參贊軍事敗平敕子繪權行州事徵拜儀同
三司尚書右僕射卒謚曰簡子寶蓋襲子繪弟子繡位霍
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淮南子繡城陷送揚州齊亡後逃
歸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貌儒雅而使氣難犯兄女塔司
空婁定遠為瀛州刺史子繡為勃海太守定遠過之對妻
及諸女讌集言戲微有譏慢子繡鳴鼓集眾將攻之定遠

免冠拜謝久之乃釋隆之弟興之字祖曾經明行修恬素
清靜位瀛冀二州刺史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譽卒以
隆之位命功贈殿中尚書雖州刺史謚曰文子孝琬字士
積七歲而孤為隆之鞠養慈愛甚篤隆之啓以父爵富城
子授焉位東宮洗馬卒贈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靜頗好文
詠太子少師邢邵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年
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
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脩飭學尚
有風儀位秘書丞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在道遙授中書侍
郎還坐受魏收囑牒其門客從行事發付南都獄決鞭二

百除名後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與機密和
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鄰中富商丁鄒嚴與等竝為
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平出謂人曰嚴與之南
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
其後會黃門郎李瓌奏南陽王綽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
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語時孝琰女為
范陽王妃為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一百放出又遣
高河那肱重決五十幾死還鄴在集書省上下自此沈廢
士開死後為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周和好以為聘周使副
祖輔政奏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
自立善談戲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以祖琰好自
矜大伎之云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
尋以本官兼尚書右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
獻者為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為沙門統
後主意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僧
尼佗事訴者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賄致
於極法其家珍異悉以沒官由是正授左丞仍奏門下事
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意遇漸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
降屈識者鄙之與崔李舒等以正諫同死子君確君靜二
人徙北邊少子君嚴君贊下贊室南安敗君確等二人皆

坐死興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辯有世用封瑛城子位青
州刺史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沙苑之敗延之棄州北走
以隆之故免其死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謚文恭子纂
嗣鑒長子琳字彥寶位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
議定律令有識者稱之歷位大尉長史司宗下大夫南夏
青二州刺史光祿大夫琳弟子肅

肅字元邕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尚書左中兵
郎中性恭儉不妄交游唯與崔勳勳從兄鴻尤相親善所
制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懿從兄子愷字思悺奕之孫
也交勸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愷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

侍後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俱坐司馬氏事死愷妻
玄女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獻
文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而李已死
休傑位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回族叔軌字廣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
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
多矣類自脩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脩飾此賢何獨
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
而後為賢言者斯退以兼負外散騎常侍銜命出使高麗
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喻以大義雲

乃北面受旨使還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勃海太守崔
休入為吏部郎中以兄考事干軌軌曰法者天下之事不
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為儒雅除
國子博士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
懌表脩明堂辟雍詔曰察集議軌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
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牕鄭玄
曰或舉宗廟或舉三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
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
非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
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牕者通八風

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
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為之質飾赤綴白綴為之戶
牕皆典籍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非毀三代變
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
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
以黃圖白武通祭豈應邵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
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
五依時布政故堂六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
厥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
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表准之徒已論正矣後李

於廷尉少卿贈濟州刺史初軌深為郭祚所知祚常謂子
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竝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
妄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之津梁
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高攀
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
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
慎言脩身之本女奴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為務德慎言遠佞
防姦四戒文多不載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
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參焉雅為太保崔光僕射
高攀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為孝經解詁

命偉伯為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
疑事數條儒者咸稱之時朝廷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
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緯上明堂
圖說六卷又撰封氏本錄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夤
為關西行臺引為行臺郎及寶夤為逆偉伯與南平王固
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永安中贈
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無子轉授弟翼翼弟述

述字君義有幹用天平中為三公郎中時增損舊事為
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所刪定齊受禪累遷大理卿清
河三年敕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

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歷位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述
以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爲時人所稱而厚積財
產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野物
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回避進趣頗致嗤駭前
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
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
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
之女述又經府許云送騾乃嫌脚踏評田則云鹹薄銅器
又嫌古廢皆爲怪書所及每致紛紜子元蒞位太子舍人
述弟詢字景文開涉經史以清素自持位尚書左丞濟南
太守歷官皆有幹局才具臨郡甚著聲績隋開皇中卒
論曰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後忽微慮遠俱以爲災休立
身有本當官著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有周公之
才猶且爲累况未足諭其高下能無及乎贈詞韻溫雅風
神秀發固人望也王憲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景昆李履
道標映人倫美哉封回克光家世隆之勤勞霸業子繪寔
隆堂構可謂載德者矣君義聚斂嗇怪無乃鄙哉

列傳第十二

北史二十四



大正十一年
五月十日

